

# 戎馬生涯十五年

——鑑秋憶往之三——

張壽枏

## 行營祕書忙碌緊張

我蒙 領袖召見之後，即奉發表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委員，待遇比照戰時前方的將官。會內分設黨務、軍事、政治等三個部門，各置辦公處所，我則派在政治部門工作。當時，領袖平定閩變後，回鎮南昌，加緊第五次圍剿共匪工作，我軍正節節勝利，掃盪贛南匪區老巢。領袖高瞻遠矚，同時推進收復匪據地區內的社會重建工作。——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迄今日，為舉世注意的「戰地政務」工作，在四十年前的當時，由 領袖審定實施，我參與其設計研究，規劃匪區收復後，一切重建工作，以及社會秩序之整頓，公共衛生之講求等等。因為這就是一幅重建新社會的藍圖，擴而充之，就展開了全國性的社會改造工作，領袖發起「新生活運動」，從整齊、清潔、簡單、樸素做起，將禮、義、廉、恥四維，貫注

于日常生活之中，振奮我們民族精神，發皇我們國民朝氣，一時全國響應，風起雲湧，而南昌一隅，因係新生活運動的發祥地，自成爲示範地區，各方人士，都來觀摩，我們設計人員，並係實地執行工作的幹部，工作十分繁重，我由寰球旅行的觀感，深以亞洲人民之髒、亂、怠惰、無禮貌等劣性表現爲可慮，回國之後，立即能在 領袖領導之下參與社會的改革工作，使我國民民的生活習慣，發揚禮義之邦，泱泱大國的古風，而進入現代化的理想，故工作情緒極爲高昂，一切業務的推進，異常戮力。在這一時期，我以設計委員名義，負責收復地區的政治建設等多項實際設計工作，并參加廬山訓練團担任教官及政治指導員，且兼處理行營英文祕書的業務，有一時期職務兼攝至六項之多，工作既繁忙，又緊張，我夙興夜寐，每月工作多至十四小時，而精神旺盛，身體健朗，且自感此青年報國的工作合乎黨員的責任感極有意義，所以效率也高，是最愉快的時期。

## 廬山談話會見聞錄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江西剿匪勝利，南昌行營結束，我奉調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祕書，隨侍領袖，轉往漢口、重慶、成都各地。所司工作，大部份屬於臨時交辦事件，其間曾本所學，起草了幾個法案，如軍人保險制度，即由我們幾個人完成初步研究工作，惟以後主辦單位實施時，曾有修改補充。領袖駐川期間，舉辦了峨嵋山訓練團，我又參與工作，并在侍從室担任英文教官，工作較南昌時，稍形清簡。領袖駐川，仍以主持剿匪戰事爲重，共匪殘部由川邊竄入隴陝，除派強國軍部隊追殲後，已屆肅清階段，于是又回駐南京。我在侍從室中的工作更形清簡，乃奉領袖指派，兼參加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任法制專門委員會的委員。

當時國家在訓政時期，凡屬大綱大法等基本方案，都先經由本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通過，在政治會議討論前，先交由法制專門委員會及其他

有關委員會審查。所以法制委員會中，羅致了許多法律專家，如謝故院長冠生先生、張資政懷九（知本）先生、王雪艇（世杰）先生、吳德生（經熊）先生、林佛性（彬）先生、洪蘭友先生等

，盡是國內有數的人才。在法制委員會工作的，有一項不成文的慣例，委員中年齒較長者，僅參加本委員會各項會議，至與其他各機構聯繫，或會同審查等工作，則多推派青年委員担任。我正在年輕力壯之時，所以參加會同審查

之機會特多。這段服務期間，諸如土地法、遺產稅條例，過份利得稅條例等，都由我會同參與起草工作。我列名法制委員會委員，前後亘十年之久，中央政治會議更名爲國防會議後，仍然參加一直到法制委員會撤銷爲止，而我與本國的各项法律規章，也由

此而發生密切的關係。

民國二十六年夏初，領袖駐節牯嶺，舉行廬山夏季談話會，我奉命担任祕書工作。斯時，羣賢畢至，冠蓋雲集，各界名流，如胡適之，傅斯年、馬君武、蔣百里諸先生都參加了談話會。全談話會的主題，就在準備對日抗戰，所以邀集國的領導人士，共商國是；而正在會議之中，日閥已迫不及待地發動了七七蘆溝橋事變，我對日宣戰的決定，即在此會議中一致通過，并列入紀錄。我能在這種歷史性的重大會議場合，參與爲一個小小的腳色，亦彌足珍念。

二十六年間，爲制訂國家憲法，選舉國民大會代表，我代表本籍靈石縣地區，參與競選；當時規定山西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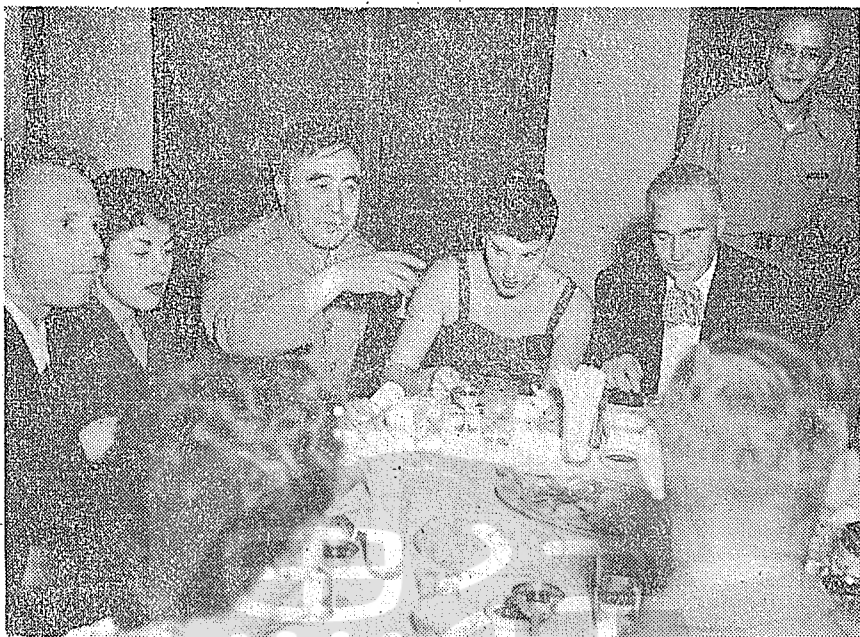
平均每十個縣份選出二、三名代表，我待膺選。世稱我們這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爲制憲國代。惟以中日戰事爆發，制憲會議也無法進行，直迫至抗戰勝利後的次年，始召開會議。憲法頒布後，改選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我地方父老支持，仍將當選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家父于民國二十一年逝世，本人尙在美國留學。民國二十四年，本人在重慶服務期間，請假二十日，返籍禮葬老父，即匆匆返侍從室服務，自維國家多難，不敢因私事貽誤公職，然比之大禹治水，三過其門不入，猶有慚色。

### 河套六年與傅作義

抗戰開始，首都的中樞各機構均陸續移遷川渝，中央政治學校遷設重慶小溫泉，此校爲本黨所設之學校，即今之政治大學的前身，當時由領袖兼攝校長，我以軍事委員會緊縮編制，乃奉命在政校爲教授，主講國際公法課程。直到民國二十八年，傅作義屯兵河套，奉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陳辭修（誠）先生時任軍委會政治部主任，承派我前往担任副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主任，此爲我担派戰地軍隊政工之始，除了抗戰時期工作六年外，此後調任國防部政工局副局長，以及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至民國四十五年，前後達十七年之久。

傅作義駐地河套，乃是我對日抗戰中北方聚居前線的戰場，大敵當前，所過的是另一種生活况味。日閥挾武器的優勢，凌駕我軍之上，而我方佔住天時、地利、人和等軍事上各種先天性的



本文作者任職軍中接受美國勞軍團影歌星慰勞圖為張博士舉杯答謝勞軍代表。

力量，奮力抵禦。——語有之：「黃河百害，惟利一套」。就是指河套而言。黃河經此，因地勢平衍，經人工開發若干渠道，闢為灌溉之用，我居此六年戰事之中，就是恃賴後套二十五條渠道的地利，以抵抗日寇的入侵。日軍進攻時，以坦克為先頭部隊，我方則決渠道的河堤，水勢泛濫，一片汪洋，坦克即無法前進，攻勢立受遏制，所以日寇武器裝備雖優，始終無法得逞，但每年大雪以後，以至春分，朔漠嚴寒，河渠冰凍，在這段結冰期中，日寇始可暢行，我方於是在冰上構築工事，設各種障礙物以阻止日寇機械化部隊之行進。而朔漠冬季的氣溫，輒在攝氏零下三、四十度，車輛中機件的滑潤油也都凍結，必須烤熱了始能發動。并且風雪頻仍，風動之時，沙漠迎風旋舞，視野不清，方向盡失，行軍的困難重重。所以六年戍守，烽報頻驚，而我軍與日寇，始終能作拉鋸戰，道擊輒進包圍，退守亦憑據河套，屢渡險境，不使日寇輕越雷池一步。而我在這段期間，對於河套地區的氣象、水利、地理等情況，曾作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水文記載，在三盛公的天主堂存有四十年來很完整的紀錄資料，實為做研究工作的基本資料。

傅作義是保定軍校出身，對於士兵的領導與訓練，有他的一套作法，但是很能獲得士兵的向心力，解決了政工工作的一個基本問題，所以我祇注意於士兵的生活，與士兵的福利。抗戰時期，物資雖感匱乏，而後套地區佔有地利、水土肥沃，宛如江南，河中且盛產魚類，價格極廉，最初時一元法幣，可以買到八十斤鯉魚，他如鷄鴨

豬羊，更是滿欄滿架。惟有主食方面，僅有雜糧可供食用。至於燃料方面，最感缺乏，木材簡直是成罕有品，有人詠詩有「一日風塵五百里，五原臨河樹一株」之句，可見一斑。當地人民，一向以牛羊糞充為燃料，我們更仿照暖炕的辦法，以泥土聚成辦公桌椅，中間是空的，并有適當的通風管道，冬天也在其空道中燃燒草料，同樣地能夠取暖。士兵們最缺乏的是運動器材，我們將牛糞製造足球，勉能如皮球般地有些彈性，他們在操課之餘，也藉以稍作運動遊戲。這許多都是利用當地最普通的低廉原料，而配合極高度的智慧，方有此類新產品。軍事委員會視察團，巡視本戰區時，盛讚本戰區最能因地制宜，用物制宜。迄今回憶我們的抗日戰爭，一切物質條件均告落後全憑堅毅的精神，與寧靜的智慧，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抗戰將結束時，傅作義原兼任綏遠省政府主席，我亦調兼省建設廳長。在綏遠西部河套四個月，我曾在農業方面，有所致力。當時工作，如以本地所產的苧麻，試織粗布，布是織成了，而質地過份粗糙，刺激皮膚，未克供作衣料。另一工作，試種德國製糖甜菜種子，則獲有成效。

### 善後救濟故慕桑梓

運。救濟物資的來源，已由聯合國救濟總署應允了我國的要求，源源供應，雖然數量不敷，運輸困難，但亦解決了當時的部份需要。

我在善後救濟分署工作，僅有兩年，而對於地方建設，頗做了幾件有成效的事：第一在水利工程方面，修復了晉、綏、察三省的灌溉渠道。這些在抗戰期間，或因軍事關係，加以破壞；或因人力財力匱乏，年久失修的河渠，一一恢復舊觀。第二在道路工程方面，修復了許多處因作戰而破壞的道路，并且修建了許多能通行卡車的橋樑，三省的交通運輸，曾告暢通。但這一點最為共匪所忌所懼，故修復後的道路橋樑，時遭匪軍再加破壞，救濟總署致力最多。第三在農業改進方面，引進了農耕機、牽引機等各種農業機械，并且改良了各種農產品及其種子。孔庸之（祥熙）先生當時所辦的銘賢專科學校，由學生們試驗成功的第二百卅號優良麥種，我救濟分署曾予以適當的資助。第四在工礦業發展方面，救濟分署或以貸款方式，或以貸金方式，或以捐贈方式，使民間舊有的鑛區和工廠，逐漸恢復開工；并且改進及興築了許多工礦業。第五在公共衛生方面，設立了滅蟲站，滅疥站，并在張家口興建現代化的醫院，三省多材，醫師等却并不缺乏。第六在其他各種救濟方面，臨時性的救濟，常在舉辦。但是我注重一種教育性的作法：如捐贈學生們一批衣服和日用品，我先先透過教育當局發動學生們做整理環境、清除垃圾等工作，然後將衣服和日用品分發給他們，作為工作的代價。這是培養青年們的獨立自尊心，認為是努力的收獲。

而非接受不勞而獲的救濟，更較有教育效果。當時所獲的效果與各方的批評，似對我的作法有所鼓勵。

但是善後救濟工作，只有兩年的時限，當時對於前套的民生渠，曾擬予以改建，而未及正式辦理；察哈爾省的官廳水庫興建工程，則已經開工，而在我任內未能完成。有關官廳水庫的興建，係與救濟總署平津分署共同主持，集中了技術人員與財力支持辦理。共匪日後誇大宣傳，說是他們的成績，此種不實的宣傳，官廳水庫，可為一例證。

這兩年的工作，是我實地以現代建設，開發改造我桑梓及鄰省的實際工作，也是我對家鄉父老培植的報答。當時來往參觀的各國籍人員甚多，如今之夏威夷大學校長克里夫蘭先生（DR. H. CLEVELAND），便是貴賓之一，他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中國分署署長，與我在業務上常有聯繫的；以後曾任美國駐北大西洋公約的代表。

### 軍旅生涯十五年間

聯合國對於戰後的善後救濟工作，規定時限為兩年，兩年以後，即告結束；而我政府因共匪叛亂，戡亂軍事頻繁，又值民閭在八年兵燹之餘，百廢待舉，祇有將未完成的計劃與工作，移交給地方政府自行量力辦理，救濟總署乃予結束。民國三十六年，軍事委員會撤銷，改設國防部，政治部則縮編為政工局，鄧雪冰（文儀）先生為初任局長，即約我任副局長，于是我又回到了中樞。——當時，我軍中均聘有美軍顧問，政工局

的業務與顧問團接觸頻繁，我是留美學生出身，交涉連絡的責任，全由我來負責，成為鄧局長的臂助。

民國四十年，政工局擴編為總政治部，蔣經國先生出任主任，我蟬聯擔任副主任，助勤工作。民國四十三年，經國先生改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由我繼任總政治部主任。民國四十五年，我奉調任國防部常務次長。民國五十年，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一年，翌年以陸軍中將限齡退役，始結束我的軍旅生涯。

我在國防部服務的十五年間，初則戡亂戰事逆轉，赤氛日熾，竟至大陸淪陷，播遷台島；繼

則捍衛海疆，規劃與復砥礪士氣，準備反攻。所以兢兢業業，未敢稍懈。民國三十八年，中樞自南京轉進廣州，再由廣州轉進至重慶、成都，我堅守崗位，直至最後一刻，始撤出駐地。播遷台島以來，我先後追隨蔣經國先生與俞大維先生，完成了許多國防方面必要的措施。及今迴溯，我以一介書生，受領袖與長官們知遇之隆，受黨國任託之重，廁身于中上級幹部之列，際此國家民族存亡絕續的大時代之中，所貢獻者尙未能如一己理想之豐碩，心情十分沉重，無時無刻，不為此深感內疚與自責。

##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 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新臺幣伍拾元歡迎購閱

「大江東去」，抗戰勝利前後，轟動全國，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如所週知，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如今由「大江東去」故事中的主角，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用入木三分的刻劃，痛快淋漓的傾吐，撰為「還俗記」。承其交由本社作「中外文庫」第四種出版，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為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增訂再版本共三十萬言。四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臺幣五十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